



全民阅读书香文丛

书来话多

徐雁◎著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全民阅读书香文丛

书来话多

徐雁◎著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书来话多 / 徐雁著.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14.4

(全民阅读书香文库)

ISBN 978-7-5439-6218-7

I. ①书… II. ①徐… III. ①书评—中国—现代—选集 IV. ①G2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57219 号

责任编辑: 祝静怡

封面设计: 一步设计

丛 书 名: 全民阅读书香文库

主 编: 徐 雁 宋旅黄 王宗义

书 名: 书 来 话 多

作 者: 徐 雁

出版发行: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长乐路 746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32

印 张: 8

字 数: 141 000

版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39-6218-7

定 价: 28.00 元

<http://www.sstlp.com>

序言

今春的一天，在十多年前就曾相识于上海文庙旧书集市摊头的王雪霞女士忽然来电说，在她执行主编多年的《藏书报》上，新开辟了一个“全民阅读周刊”的园地，她注意到我近年来频繁参与有关全民阅读推广的社会活动，因而提议我在专刊上开辟一个栏目，把过眼的新书、旧书读后感写下来，一定大受该报的读者欢迎云云。

感动于王女士自河北大学毕业以来对报纸编辑岗位的敬业，想到雁斋好书周至月来、络绎不绝的样子，尤其是每当收到师友们题辞邮赠的新著，往往无以回报，如今真能把开卷所见、观余所得、读后所感用千字文记录下来，“书生人情一叶纸”，也算得是一桩投桃报李的功德事，如此想来，便半就半推地应承了下来。

这个栏目，其实不过是老铺重开的“秋禾

书话”。我随后在开栏语中说：

从《旧书信息报》到《藏书报》，我都是它的老读者。它使我在有意无意的浏览中，保有了一个读书人和藏书家参与业内所需的基本资讯。累积起来受其种种人文津逮，自非数百千言所能道明者。日前承编者以专栏文字相约，于道于义，皆不可辞谢者也。忽忆老话有云：“富不丢猪，穷不丢书”“读书皆为净土，闭门即是深山”“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家有余粮鸡犬饱，架上书多子孙贤”“丹桂有根，生于书香门第；黄金无种，出在勤俭人家”……谐庄之间，种种民间传统智慧，真意味深长而耐人咀嚼矣。遂检出旧店招一幅，曰“秋禾书话”，新开老铺，专一话说师友赠书，坊间老书，书林好书，一书一影，文以两千字内为限。春耕春种，秋耘秋收，或可与众书友同觅茶叙之旧欢与夫笔谈之新怡耶？是为小引。辛巳植树节后三日于金陵江淮雁斋。

开笔后在三月份成稿的三篇文章，依次是《心香一炷笔墨开》《“莘楼万卷情独钟”》《敲罢了三声晚钟》，分别推介的是旅法作家郑碧贤女士的《郑泽堰——民国县长郑献徵传奇》、津门藏书家和学者涂宗涛先生题赠

的新著《苹楼藏书琐谈》，及湖州藏书家、作家张建智先生题赠的新著《绝版诗话》。这似乎是个象征，说明我对于书自何处来其实是不甚在意的，临文之际在乎的是，开卷之余是否真有话要说，且能否自圆其说，还要说得是不是在理和合情，让读者在一瞥文章标题之余，还想接着展卷浏览下去——假如读罢拙文后，还产生过去书店淘来读，去图书馆借来看，甚至上机网购来收藏的闪念，那谢天谢地谢读者，我此番先读后作的辛勤，也就无所妨了。

不承想，栏目上的文章一篇接一篇地刊出后，似乎还能受到一点欢迎。一个小小的标志是，远道快递来的作者赠书，似乎比往年要多一些了。这使得开了头起步走的这一程“书话苦旅”，可持续了下来。常常讲学、开会结束，倦游归巢之际，在拆看堆叠案头的书包时，心中会泛起一丝焦虑：好书真多，可怜我能真正读后作评的却是那么的少。

不过时近岁末，检点笔耕劳绩却也颇为欣喜。要感谢开专栏写稿所固有的为读者负责，向编者交差的“倒逼机制”，让我得以在“交差”之余，挤着时间多读了一二十册好书，留下了这近十万字的书话、书评文字。到此秋收冬藏的季节，居然可以灾梨祸枣，又出新集了。

话说我在《藏书报》开栏时，用的是西泠印社理

事、福州书法家、藏书家林公武先生多年前赠刻的“秋禾话书”朱文图章，作为栏目的标识；如今要结集出版了，《秋禾书话》（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年版）和《秋禾话书》（三秦出版社2009年版）两个书名，早已在过去的数十年颠来和倒去地用过了，如何才能再起个别致点的好书名出来呢？

踌躇之间，忽然心灵而福至。想起小时候在家乡听评弹听说书时，男女艺人在场上都爱讲的一句苏白“说来话长”，颇符心意。于是替换其中二字，以“书来话多”为新集之名。并暗自决心，到明年底时还要努力再编上一集姐妹篇《书来话长》，以成联珠而为全璧。这两个书名的好处，在于嵌入了“书话”一词，表达了



丰子恺绘《燕集几案》

作者想跻身于文坛前辈开启的“书之书”林场的微愿。于是在自鸣得意之余，请得河北篆刻家、十不全斋主人任建玮先生为镌一枚书名图章，纪此一念。是为序。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时为农历癸巳年小雪节后一日，于
金陵江淮雁斋。

目 录

人文的底蕴

- “白门秋柳秦淮梦”：黄裳的《金陵五记》 1
- “古今人文萃一编”：王鹏善主编的《钟山诗文集》 10
- “耕读孝义传家久”：
- 《湖南历代文化世家·湘乡曾氏卷》 15
- “临川才子金溪书”：吴定安的《芑草集》 20
- “江淮本是书香地”：
- 刘尚恒、郑玲的《安徽藏书家传略》 25
- “苹楼万卷情独鍾”：涂宗涛的《苹楼藏书琐谈》 30
- 从端居室到小莽苍苍斋：
- 范凤书的《中国著名藏书家与藏书楼》 34
- 曾经灿烂的“中国梦”：
- 刘东主编的《中华文明读本》 38

书香的魅力

- “敲罢了三声晚钟”：张建智的《绝版诗话》 41

“旧家燕子傍谁飞”：薛冰的《旧家燕子》	46
“在隐秘的花园里”：韦泱的《旧书的底蕴》	55
“窗头明月枕边书”：桑农的《随遇而读》	60
“书自香我何须花”：朱永新的《书香，也醉人》	64
“以书会友叙书香”：翁长松的书人书事随笔集	70

渐行渐远的故事

“志士文豪合一身”：张夷的《陈去病诗注析》	75
回忆“青涩年华”：阿滢主编的《我的中学时代》	79
“奋斗的生命才是美丽的”：勇于“造命”的陈衡哲	85
“心香一炷笔墨开”：	
《郑泽堰——民国县长郑献徵传奇》	93
“一蓑烟雨任平生”：萧乾的口述自传《风雨平生》	97
“走在自己的人生道上”：亮轩回忆录《飘零一家》	103
瞬间与永恒：阮义忠的摄影随笔集《失落的优雅》	111
熏陶与受教：张曼菱忆父录《中国布衣》	121
“隐忧”：陈思和回忆录《1966—1970：暗淡岁月》	127
“安心是药更无方”：	
肖峒回忆录《革命·运动·法制》	136

读读孙犁，看看姜德明书话

“梦中每迷还乡路”：孙犁的《乡里旧闻》	142
---------------------	-----

半世三代一工程：百花文艺出版社补订新版	
《孙犁文集》	151
“敬惜字纸津京书”：《孙犁书札——致姜德明》	156
“白洋淀紫苇之魅”：《韩映山文集》	160
一部“新文学简史”：姜德明书话的开笔诸集	165
梦寐中的旧书摊：姜德明的“三梦二话”	169
半世纪的书林笔耕：姜德明的“书话三叶”	175
半个“藏书家”：想起了姜德明的“淘书告诫”	180
所谓“旧文艺”：姜德明读写之路的深刻启示	185

前言与后语

《被湮没的篇章》序	194
《风情民国老期刊》序	197
《桐溪书声——〈梧桐影〉文选》序	200
“书爱众香薰”：《全民阅读推广手册》前言	204
“最是书香能致远”：	
《阅读的人文与人文的阅读》编后记	227

“白门秋柳秦淮梦”： 黄裳的《金陵五记》

黄裳先生（1919—2012年）是二十世纪为数不多的与金陵文化一见钟情的作家和学人。他那些倾思古幽情的篇章，情深而意切，集中收录在《金陵五记》（金陵书画社1982年版）中。值得注意的是，本书文中插印的数幅图片，除传说中的“石巢园”故址外，《华严龕》《古鸡鸣寺》和《古胭脂井》三幅，都来自作者本人在20世纪40年代的摄影。

所谓“金陵五记”，实际上是作者于1942年、1946年、



《金陵五记》

1947年、1949年、1979年因私因公走访南京后所写的见闻记。作者本名容鼎昌，曾用“勉仲”等笔名，山东益都人，出生于河北井陉。早年求学于天津南开中学，1940年，先后入上海、重庆交通大学电机系深造。自1945年以来，先后出版《旧戏新谈》《锦帆集》《榆下说书》《银鱼集》《翠墨集》《珠还记幸》等。1981年底，他在《金陵五记》的后记中说：“将过去所写有关南京的文字编在一起，重看一过，长长短短也有了四五十篇，自己都不免觉得有些奇怪。我在南京只住过一个很短的时期，又曾来往路过若干次，实在只能算是一个匆匆的过客，不知如何，竟对这个城市表现出了一种并不一般的感情。”

诚然，用傅小石水墨画《莫愁湖》为封面图装帧的《金陵五记》，虽然只有15万字，却纪实性地留下了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南京城的风情旧貌，寄托了作者沉郁深长的人文感情。

话说1942年冬，黄裳先生首次涉足南京，入住在朱雀路上的一家宾馆，仅逗留了两天。当年10月12日，他为此行写成了一篇题为“白门秋柳”的散文，记述了被侵华日寇扶植起来的汪伪政权统治下的“首都”的一些场景。在他的印象中，当时的南京有着又长又宽又阔的马路，而夫子庙地带则有着名目繁多的市招，但是“沦陷区”的门市和街景却萧条不堪。他和朋友曾在

一个下午坐了人力车，去看了城北的鸡鸣寺和城西的清凉寺，恰好走过了老南京城的三边三角。他写道：“从扫叶楼出来，我们坐上原来的车子，回到夫子庙前去。车子沿了石头城的女墙跑着，很久很久，才看见稀疏的灯光。这正巧是一个三角形。我们毕竟又从荒凉黑暗里回到响着歌声弦管的秦淮河畔了。”

黄先生再至南京，是在1946年秋间。其时他已有了上海《文汇报》驻渝和驻宁特派记者的身份，在户部街的报社办事处前后住了两个月。为此他留下了一组记述南京文化观感的系列报道文章，总题为“旅京随笔”，先后写到“六朝古迹”鸡鸣寺的现状、陈群“泽存书库”的始末、柳诒徵“盩山精舍”、“马祥兴”清真菜馆的“美人肝”（卤制鸭胰子），以及正羁押在南京洪武路老虎桥监狱里的“知堂老人”周作人。

1949年秋，黄裳先生第三次来到南京，这以后也曾有过数次短暂的途经和居留。随着翻天覆地的时政变迁，他对南京的观感自然也就愈来愈复杂，直至所谓“反右”和“文革”浩劫所造成的“二十多年的睽隔”。1979年以后，他才又得以重游南京。收录在《金陵五记》一书中的黄裳编年作品，不仅仅是作者与南京的缘分记，更是作者人生命运的实录。

对于林林总总的南京古迹名胜，黄裳似乎十分偏好鸡鸣寺，曾在不同年代至少涉足过三次，尽管首次瞻仰

时发现，那竟是个“荒凉破败的所在，内心充满了惊异，还有就是颓唐”。但由于他的钟情，其笔下流淌出的字迹早已成为未来编写《鸡鸣寺志》时的珍贵史料：

一片红墙蜿蜒在高处，一段曲折的台阶，衬得山门高高的，远远的。慢慢地踱上台阶，抬头看见那个竖立着的小小的匾额，“敕建古鸡鸣寺”。山门两侧的红墙上，墨书着“大千世界，不二法门”两行字。一种娟秀而又阔大的气势，很和谐地予人一种美的印象。这是一座废寺……供着山神土地的殿宇里，门窗都失去了，神像也有的破碎不完，座前的石香炉里却还有不少香烬，应当是不久以前还有香客来过。我们经过每一个院落、每一条小径曲折

地走上去，很可以领略这古建筑物的精巧。

（《白门秋柳》，1943年）

曲折的走上殿去。好消息，豁蒙楼开放了……“豁蒙”的出典是杜甫的一句诗：“忧来豁蒙蔽。”……俯视胭脂井，那块碑也已经重新竖了起来。走下去看，碑文上涂了绿色，好像也着了春装，漂亮起



金陵古鸡鸣寺旧影

来了。 (《金陵杂记》，1947年)

从山门走上去，有颇长的一段山路，树木是有的，但没有什么参天的古木，杂草丛生，一片荒秽。走到山巅，也就是鸡鸣寺的所在了。这里却有着牢固的围墙，关得紧紧的大门旁边照例也挂着“闲人免进”的牌子。沿着山墙周围窄窄的小径，拨开没胫的荒草荆棘，兜到寺的后边，那下面应该就是著名的台城。不过什么都没有看到，只有杂七杂八的一些不成规制的房子，拥塞在狭狭的一条空隙里……十多年来，鸡鸣寺经过破坏，火烧，拆建，原来的遗迹，据说已经没有什么留存。

(《白下书简》，1979年)

虽然从小生长于都市富户，但喜读古书的黄裳，在青年时代就是一个富有民间情怀的人。在所有南京的市容中，他特别注意寻常巷陌中南京市民们的生活：

车子在一些不知名的小巷里穿来穿去，看看那生活在卑陋的屋檐下面的人们时，不禁有着非常亲切的感情。这些靠着小本营生糊口的人们，他们的停滞在手工艺时代的技巧：装池，打铁，木作；从这些渺小的人们的手里，精致的雕琢出一些小器具。传到我们的手里时，使人不缺乏亲切之感，不

是那些 Mass Production（批量生产——引用者注）的制成品所可及的。可是恐怕这一些仅存的技艺，也将要慢慢地消灭了。（《白门秋柳》，1943年）

这条小街（指户部街——引用者注）曾经是很热闹的。每当华灯初上，街上就充满了熙攘的人声，还飘荡着过往的黄包车清脆的铃声，小吃店里的小笼包子正好开笼，咸水鸭肥白的躯体就挂在案头。一直到深夜，人声也不会完全萧寂。在夜半一点前后，工作结束放下电话时，还能听到街上叫卖云吞和卤煮鸡蛋的声音，这时我就走出去，从小贩手中换得一些温暖……三十年以后我重访了秦淮，没有了河房，没有了画舫，没有了茶楼，也没有了“桨声灯影”，这一切似乎都理所当然地成了历史的陈迹。可是我们应该怎样更好地安排人民的休息、娱乐和文化生活呢？人们爱这个地方，爱这个祖祖辈辈的“游钓之地”。我们应该怎样来，满足人民炽热的愿望呢？

（《白下书简·亲淮拾梦记》，1979年）

作为一个热心于线装书收藏的文献家和明、清史实研究学人，黄先生来到南京，总是特别关注路边街头的旧书摊，更不会忘记抽空到旧书店里走一走。他记述道：

从（贡院街）一条小胡同里走进去，有不少家旧书店，进去看看，实在没有什么可买。想买一部《桃花扇》，却只有石印本和铅印的“一折八扣本”。翻到了几本《同声》，里边有冒鹤亭、俞陛云的文章……（《白门秋柳》，1943年）

在这“劫”余的首都，民生凋敝，文物荡然。这里有大官的汽车，歌女的惨笑，可是绝对找不出什么“文化”来。夫子庙成了杂耍场，这已经是“古已如斯”的事了，状元境、三山街一带，几乎成了妓女的大本营，跑旧书铺的结果是空带了两手灰尘回来。（《旅京随笔 鸡鸣寺》，1946年）

记得我后来又曾跑到了江南图书馆，想看看“八千卷楼”旧藏的《咏怀堂诗》，回答是已在抗战中失落了，想买一部他们新印的铅字排印本，但存书亦已被日本侵略军统统烧光。但无意中却在夫子庙的旧书店里买到了一本薄薄的《咏怀堂诗补遗》，也是“盍山精舍”的排印本，后面有“己巳（一九二九年）三月”柳诒徵的跋。

（《白下书简·石巢园》，1980年）

《咏怀堂诗补遗》一卷，全一册，版心刻有“盍山精舍”四字，是以国立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名义印行